

看世界

□ 王毅

过度旅游困扰威尼斯

威尼斯的浪漫,大概只存在于文学与艺术中:

坐在摇曳的贡多拉上,沿着蜿蜒曲折的河道漂荡,身旁是穿着条纹衫的船夫,两边是色彩斑斓的商铺,抬起头是似乎永远不会褪色的蓝天白云……

尤其是叹息桥。电影《情定日落桥》中的那句经典台词“日落的钟声响起时,我要在叹息桥上吻你”,不知点燃了多少年轻男女的渴望。

然而,现实中的威尼斯却让人一言难尽:地上是人,桥上是人,水上还是人。人山人海,脑子里剩下的唯一念头,就是一定要抓紧爱人的手,千万不要被人流冲散。至于谈情说爱,在随时走失的风险面前,碎成一地渣。

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就生活在这座风光无限的城市里。贡多拉,半小时一计价,每个时段的费用约100欧元,一艘贡多拉可以坐6个人,但大多数都不接客,只能包船;吃的喝的同样贵得惊人,据说一瓶矿泉水要10欧元,吃薯条还要另外花钱买番茄酱。

除此以外,还得提防所有过分热情的陌生人。哪怕是美女主动迎上来献上鲜花,最好也狠下心来断然拒绝,因为等待你的很可能不是一场异国艳遇,而是强买强卖的花姑娘。

对不少游客来说,威尼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不来会后悔,来了更后悔。

与络绎不绝的游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天都有原住民离开。

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2019年11月14日,一

个由3艘贡多拉组成的“送葬船队”,运载着象征着“威尼斯已死”的粉色棺材,沿着威尼斯大运河缓缓前行。棺材最终被抬到了市政厅前面。一位名叫马特奥·塞基(Matteo Secchi)的当地市民悲伤地说:“我们很快就会为威尼斯举行真正的葬礼,今天不过是一场预演。”

当天,在里亚托桥边上还竖起了一个人称“死亡倒计时”的巨大电子显示器,上面写着当地常住人口数量:从1951年的17.5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6.6万人,再进一步下降到2019年的不足5万人。另有数据显示,最近5年,威尼斯平均每天流失居民2.4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威尼斯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曾经宁静悠闲的小城,变成了喧嚣混乱的主题乐园,这是他们不得不逃离的家。在当地人看来,太过火爆的旅游正在慢慢“杀死”这座城市。

事实上,当地政府对此并不是无知无觉。此前,威尼斯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遏制过度旅游的措施,包括游客预约制、禁止大型游轮停靠、限制旅行团人数等。另一项酝酿了好几年的计划也已经落地:从今年4月25日起,威尼斯开始对“一日游”游客收取5欧元/人的“入城费”。然而,对于世界各地奔赴威尼斯圆梦的游客而言,区区几欧元的入城费显然不足为惧。

毫无疑问的是,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威尼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旅游业除了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还推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一切的代价是,威尼斯人必须将自己的家园和生活全部“出卖”。一位威尼斯人曾向媒体讲述了他的困扰:他和家人以及自家的庭院,都成了旅行

者的拍摄对象,“我们在自己家里感觉就像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在威尼斯身上,你几乎能看到今天所有网红城市的影子。独特的水城景观与遍布全城的文化遗产虽然勉强维持着旧日的样子,却挡不住商业元素无孔不入的侵袭;狂欢节、艺术双年展、威尼斯电影节等活动全年无休,用力之猛有如一场有今天没明天的末日狂欢。这些或许可以给忧伤的城市涂抹上欢快的妆容,却掩盖不住威尼斯人的心灰意冷:没有了威尼斯人的威尼斯,又算什么呢?

或许,正如意大利历史艺术学家萨尔瓦多·塞提斯(Salvatore Settis)在《假如威尼斯消失》一书中所言:威尼斯已经成为“现代性的受害者”,并且正在被简化为一种“具有旅游和酒店功能的商品”,“威尼斯脆弱的命运已经成为每一座吸引游客并从中获利的历史名城的未来象征”。

在萨尔瓦多·塞提斯看来,对于城市文明而言,最悲哀的莫过于市民记忆的消散。因为,凡历史悠久的城市,必是连续的时间与共同的空间凝结成的产物。但不同的是,一些城市因为战争、文明、宗教的变迁在历史时空中跳跃闪现,另一些则幸运地同时享有物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连续性。同时,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自然秩序与文化秩序构成了交错的两级结构,而城市的故事

就游移于二者之间。可以说,每座城市都是各自历史鲜活的见证,也是这里的居住者、保护者和改造者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时间中的城市和历史上的市民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内核。

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尼斯只是“城市失落”的一个缩影。过早的成名带来的并不是持续的繁荣,不断流失的人口让它逐渐沦为一个美丽的“皮囊”,而这恐怕也是许多旅游胜地共同的困扰。

仅就威尼斯的财政状况而言,短期看,似乎并没有太多路可以选。2023年,意大利公共债务增至2.8万亿欧元,成为仅次于希腊的欧元区第二大债国。而威尼斯作为产业结构非常单一的城市,显然难以割舍旅游业这效率惊人的“印钞机”。如此看来,过度旅游的症结,很多时候并不在于旅游业本身。那些试图遏制过度旅游的“组合拳”,既代表了当地人真实的困扰,又透着股左右为难的纠结。



据报道,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审议院(议会)8月15日召开会议,通过有关该国加入《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以下简称《外空条约》)的法律。

简单来说,《外空条约》是国际空间法的基础,规定了从事航天活动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因此又有“空间宪法”之称。它于1966年12月19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1967年1月27日开放供签署,1967年10月10日生效,有效期为“无限期”。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签署该条约。

该条约由序言和17条正文组成,内容涉及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目标——“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和利益”;原则——所有国家可在平等、不受任何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并拥有“进行科学考察的自由”;底线——“应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和了解”;各缔约国必须把月球和其他天体绝对用于和平目的;责任——各缔约国对其所从事的活动,“要承担国际责任,并应负责保证本国活动的实施,符合本条约的规定”;准则——“合作和互助”;等等。

事实上,《外空条约》虽然说的是大气层以外的事情,但其中很多条款都与大气层以内的热点息息相关。

比如,《外空条约》第五条则

规定:“各缔约国应把宇航员视为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节……在外层空间和天体进行活动时,任一缔约国的宇航员应向其他缔约国的宇航员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这意味着,搭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前往太空“出差”并滞留国际空间站的两位美国宇航员,可以换乘其他国家的航天器返回地球。不过,美国航天局已于8月7日表示,如果“星际客机”依旧“掉链子”,两名美国宇航员可能要等到明年2月才能乘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龙”飞船回家。原计划8天的“短差”直接延长为历时8个月的超级大“长差”,想来,两位宇航员内心应该是崩溃的。

又如,《外空条约》第六条规定:“各缔约国对其(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非政府的团体组织)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所从事的活动,要承担国际责任,并应负责保证本国活动的实施,符合本条约的规定。”根据规定,作为《外空条约》缔约国,美国政府应对所有美国机构、企业、个人的探索行为负责,而作为从事太空探索活动的企业,SpaceX也同样应该遵守《外空条约》,向有可能遭遇碰撞风险的各方公布“星链”卫星的轨道信息和变轨方案,并协调规避。共同维护太空秩序符合全人类太空发展的利益,考虑到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和企业把航天器送入太空,或许是时候在空间轨道上制定“交通规则”,对“强行并线”行为说“不”了。

还有网友根据《外空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开了个脑洞。要知道,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同伴乘坐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时,曾在月球表面插上了美国国旗,还留下了好几张与国旗的合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其中一些看似殖民时代殖民者初登“新大陆”时留下的照片。不过,此旗非彼旗。根据规定:“各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方法,以及其他任何措施,把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据为己有。”换句话说,这面著名的美国国旗,说到底也只是人造景观,仅供留念,而已。

脑洞

多密

肖瀚

趣谈

土耳其博物馆“奇妙夜”

刘磊

今年4月,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开始实施“夜间博物馆”项目,延长著名景点的开放时间,方便游客错峰参观游览。目前,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历史博物馆和考古遗址正陆续在夜间向游客开放,为当地旅游业注入更多活力。

土耳其拥有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众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弗所古城是土耳其首个完成改造并接待游客的“夜间博物馆”。在LED灯的照射下,以弗所古城宽阔的古道、大型露天剧场、古图书馆等遗迹在夜间更显神秘庄严。

这座土耳其知名古城在今年4月完成改造后,其夜间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景区停车场时常因爆满导致堵车;晚上十点多该景区熄灯,不少游客才从景区走出来。

夜游以弗所古城的土耳其游客穆斯塔法·切维克十分高兴,这是他第一次来此参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夜间比较凉爽,可以避开游客高峰时段和高温,“灯光下的古城很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弗所古城工作人员埃达·比尔迪里古奥卢介绍,除了灯光效果,以弗所古城在夜间也开放数字博物馆,让游客从视觉、声

音等多方面感受历史文化。

哈坎在以弗所古城门口经营一家便利店。自“夜间博物馆”项目实施以来,他几乎每天晚上11点左右才闭店。“营业时间延长,游客更多,超市生意也好了不少。”哈坎说。

位于土耳其代尼兹利省的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紧邻自然景观帕穆克卡莱(又称棉花堡),该地区自古便是温泉疗养胜地。两处景观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夏季旅游旺季来临时,希拉波利斯古城便启动了“夜间博物馆”项目。负责该地考古挖掘的棉花堡大学教授杰拉克·希姆谢克介绍,伴随着灯光,在千年遗址里穿行,在千年流淌的温泉水中游玩,这样的夜间体验十分奇妙。

“夜间博物馆”项目促进了棉花堡地区旅游业发展。当地旅游和酒店管理协会会长加齐·穆拉特·申表示,现在酒店客人住宿的天数已经增加,夜间游客也越来越多。该协会预计,今年棉花堡地区将接待游客约300万人次,远超去年的220万人次。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是奥斯曼帝国宫殿建筑的典型代表,从1924年开始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今年6月底,运营

了百年的托普卡帕宫首次在夜间向游客开放。据了解,目前托普卡帕宫的夜间开放时间仅在每周六晚上9点至11点之间,但是旅客在夜游时不仅能参观开放区域,还能参观某些封闭区域。

在给游客带来博物馆“奇妙夜”体验的同时,土耳其也希望借此机会鼓励游客夜间出行,增加各地“夜经济”活力。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长穆罕默德·努里·埃尔索伊此前在采访中表示,要将游客从酒店中吸引出来,并且做好一年四季都接待游客的准备。

据土耳其旅游促进发展局统计,土耳其已有普哈塞里斯、帕塔拉、安塔利亚博物馆等十多处古城以及历史博物馆参与“夜间博物馆”活动。2024年前7个月,参观土耳其博物馆和历史遗迹的游客数量达1651万多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00万人次。

旅游业是土耳其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去年,该国入境游客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为5669万人次。根据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目标,今年旅游业将力争使入境游客数量达到6000万人次,争取把旅游收入提升至600亿美元。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杨啸林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rb.cn